



罗·朗波特著

西非旅踪

罗·朗波特 著

賁 远 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Robert Lambotte
AFRIQUE NOIRE AUX FRUITS D'OR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50)

根据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1957年法文本译出

西 非 旅 踪

[法]罗·朗波特著

袁 远 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乾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1号
农桑杂志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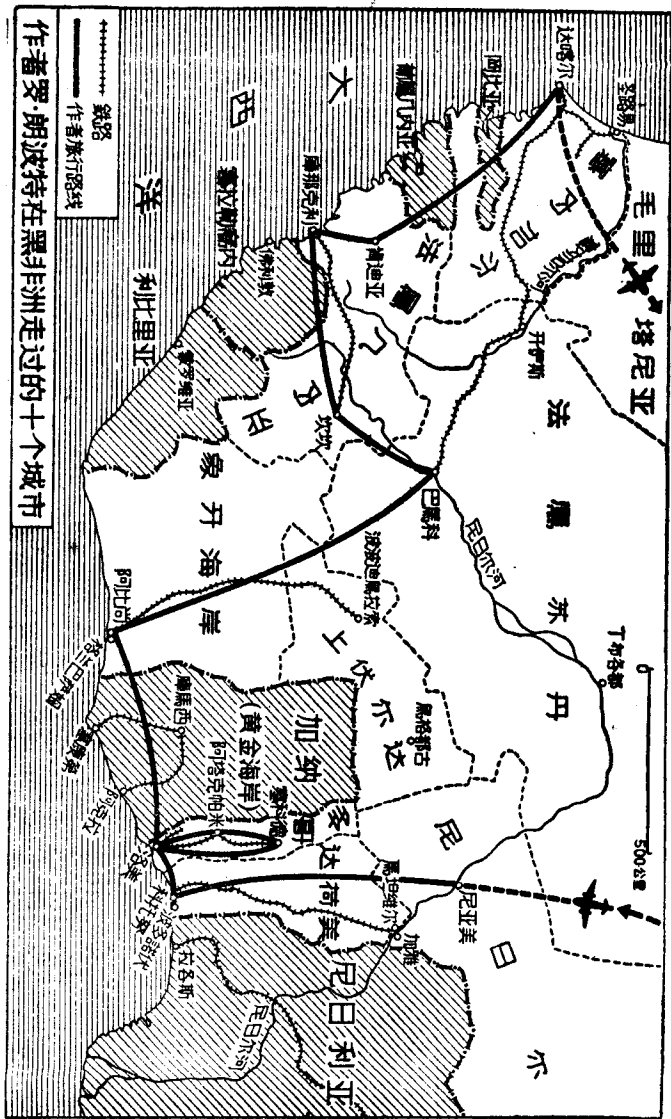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数2千·字数50,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定价(7)0.22元

统一书号12003·18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4
第四章.....	43
第五章.....	49
結語.....	65

序

誰要一到黑非洲，他就得干脆拋開原來我們估量遠近的一些習慣。在它上空飛了好些小時，撒哈拉大沙漠才仿佛不太願意似地讓旅客飛到尼亞美，同時也就比教科書更加清楚地使新來的人領會到這兒的遠近不講幾十公里、幾百公里而是講幾千公里的。

在這些比歐洲還要廣闊的地方，犯了誇大狂的大自然，把城市安排得彼此之間動輒就得坐火車走上好幾天。

可是在非洲的人却並不是坐了火車在城市之間來往。大家只從收花生的地方把花生運到船上，然後再從海口回到內地。從來沒有什麼人從這一塊地方到那一塊地方去，因為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商業來往。

黑人大抵都講步行，白人則不是乘飛機便是乘吉普車，花生和咖啡則由鉛封的貨車裝運。

在西非洲四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法國地圖可以很寬裕地放上八張，然而居民却只有一千七百萬。每平方公里只合到三個人多一點。真是一片遼闊的大地。

從撒哈拉南部的大沙漠一直到熱帶的叢林，其間地形的變化也是很大的。在大叢林裡面，人和鳥獸都被和它們不成比例的草木世界所壓倒。

那裡的語言也是多種多樣的。一千七百萬男男女女通過一百二十六種主要的方言來彼此交談。另外還有三百來種號稱次

要的方言，因为这种方言往往不超过两三个村庄的范围。

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中间过渡的，只要从师范学校步行走出去那么三个钟点，老百姓的生活就还同一千年以前一样。

“神秘的非洲，荒野的非洲”……我们看过厄比纳尔^①通俗画的人都做过许多想像中的游历。不错，不见天日的丛林里弥漫的瘴气，的确叫人油然而生神秘感；猛兽至今还在土路上出没；沼泽的烂泥里还有鳄鱼在窥伺着孤身的渔夫，这也是实在的；但是人文的非洲，黑皮肤的人是没有什么神秘的。

黑人都是些农民、汽车司机、码头工人、医生；失业的人更多了。他们并不是整天都在敲战鼓的。这也許显得不太有风趣，不那么充满异国情调。抱着探险癖的人要是不乐意，那也只好由他去了。

今天的黑人正在发出他们痛苦和反抗的呼声。他们的祖先做过奴隶，自己的许多亲人又被掳去做苦工而丧了命。他们自己还在难以想像的情况下挣扎着过日子。谁要不曾在荒榛中的村落里或者在达喀尔的“铁罐区”里停留过，那末黑人的生活情况在他是很难想像的。

到了万隆时代，非洲人都要求改变生活。他们受騙的次数实在太多了，所以再也不相信官方的诺言。用万能的玻璃小玩意来愚弄黑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商会称霸、总督称王的时代也要恶贯满盈了。

这是千百万黑人竭力迸发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里面并不一定带着仇恨。

他们用法語將这些話告訴我們，而我們也就有責任來听取他們，來加以轉達和傳播，這是為了我們自己的自由。

① 厄比納爾：法國東部伏日省省會，以刻畫，制家具及紡紗出名。

——譯者

非洲并没有什么神秘。非洲正在沸騰。非洲正在發高燒，而它的病源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殖民主义。

* * *

有人告訴非洲人說：“从今天起你就是法国公民了。”

对黑人講話是不用“您”的。一直到阿比尚的碼頭工人要求得到像人的待遇，要求發言权以前，黑人的意見是沒有人相信的。

一直到現在，人們通常宣傳的黑非洲，不过是些塞內加尔的步槍手、地下車站里香蕉酒广告牌上画的那些笑容滿面的老实黑人、打獵的故事、巫师的怪事、花生油和傳播睡眠病的萃萃蠅而已。

在波尔多和巴黎，許多人在大殖民公司的写字間里計算着多少吨花生，多少吨咖啡，多少吨可可，然后用电报联系殖民地貨行的代理人，講好价錢，規定裝运的数量。这宗买卖不論是什么行市的，不做則已，每做必賺錢。

非洲是一个漫無边涯的大倉庫：打仗的时候出步槍手，不打仗的时候出原料。不管什么时候，輪船把鉄矾土和咖啡运到法国，然后裝滿了襯衫、方糖、膠底鞋、炒菜鍋，开回达喀尔去。沒有工厂的非洲是一塊用物价来压榨人民的禁地。

第一章

在焚燒着的草原上空旅行。十四個冰箱敞着門給州長放冷氣。為兒童表演的節目：看白種人吃東西。死人投兩次票來支持多哥自治。設在威士忌酒樓里的英國領事館。撿葬里的居民赤身露體地用棍棒獵取耗子。

按照普通的習慣，旅客們一般都先在達喀爾登岸。可是職工會議在科托努召開^①，所以我就在尼日利亞的尼亞美下飛機，然後再去几內亞灣。

在三千公尺的高空看下去，無邊的沙丘接着無邊的草地，人們更加容易領略到，這些廣漠無垠的地帶是何等地地廣人稀。

從飛機窗洞里極目遠矚，每隔一大段路才看見一些童禿的圓形空地，空地中央聚着十來間矮屋。從高空看下去，這些矮屋更加顯得平扁。有時候也出現個把小小的村落，約摸有五十來家人家。一飛過去，又得等上十來分鐘才重新瞧得見人的蹤迹，可是要知道在十來分鐘里面，飛機是以四百公里的時速在飛行啊！

整整一百多年，獵取“紫檀”的買賣把約摸有一億光景的黑

① 系指1957年1月16日至19日在達荷美的科托努召開的職工會議，作者以“人道報”記者的身份參加。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法屬西非和中非所有地區的工會；會議的目的是研究如何加強法國統治下的非洲領地的各不同工會的活動和它們的共同鬥爭，如何建立更密切的組織聯系。會上通過決議，把黑非洲一些工會中央組織合併成一個統一機構——非洲總工會。——譯者

人从非洲大陆擄去販賣為奴隸。其中有三分之一還沒有運到美洲就喪了命。1786年，一個黑人在倫敦的奴隸市場上值二十二個法郎。直到今天，保險公司還是不替黑人保人壽險的。

房屋，收成，狗，都可以保險，但是黑人的性命太脆弱，這個險卻沒法保。保險公司調查報告里老用這麼一句客氣話說：“您可以了解（當然誰都了解）這是辦不到的……”

一路都是傷心慘目的景象，一路都是焚燒着的草原。

幾乎有多少村落，就有多少處火災。這時正當旱季，草原在太陽的炎威下只是一個無邊的艾絨庫。一長條、一長條的焦土到處划出了前一天烈火的進程。有時候，火燒得那麼樣厲害，濃煙遮沒了天邊，長長的煙柱凝然不動，一根根慢慢地撲向天空，然後蔓延開來，變成無邊無際、凝滯死寂的一大片。

後來有人告訴我說，農民希望得到一點點收成，就不得不常常換地種。地力枯竭得很快，肥料又是沒有人知道的东西。當然，燒樹林是不得了的；到了雨季就要水土流失，哈馬丹熱風^①一起，風過的地方，什麼都會吹得一片枯焦，甚至屋子裡的家具都會干得裂縫。

然而，黑人卻沒有旁的辦法來開墾荒地。行政當局想出來的唯一補救辦法，只有禁止燒林。可是明天得吃飯呀。誰要在一塊地上放火燒荒，碰到天不起風，就算是運氣。

* * *

科托努是達荷美的經濟首府，而政治首府則在波多諾伏，离科托努三十公里。波多諾伏同任何活動都是隔絕的。通信員从早到晚在兩個城之間往來奔走，請州長在公文上簽上他那寶貴的姓名。我在科托努首次接觸到沿海的氣候。這個接觸很不愉

① 哈馬丹風（harmattan），指非洲西岸的燥風。——譯者

快。天气又热又潮湿，淋完了浴簡直不知道身上是淋完了浴湿呢，还是淋浴以前更湿。

有人說，有一位前任州長，曾經为了貪圖一些凉气，在办公室里安裝了十四个冰箱，整天敞着箱門放冷气。

今天的冷气設備畢竟效能高一些，也沒有那么样觸目。

最近几个月，各大報紙都刊載了黑非洲的新聞报导。比方說达荷美就占了很大的篇幅。整整一大張報紙談的是巫师，蠱毒，拜物教徒和他們的宗教仪式。这样一来，当然再也沒有地位來談人的生活，他們吃些什么东西，他們想些什么了。科托努城和城里的市場却可以讓人初步領略到非洲的生活水平是怎样不可思議地低下。

这兒每一个人，或者可以說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是“經商”的。既然沒有任何旁的出路，大家都只好在街道边上，在一塊洋鉄皮上或者在一張報紙上，摆个可憐的攤子。方糖是論塊卖的，阿司匹灵是論粒卖的。拿出一百法郎的票子來就很少有攤販能够找得开，因為他們的“賬櫃”里根本沒有那么多錢。

我迟疑了好久才辨認出一个盤子上摆的綠球兒就是橘子。虽然橘紅色是以橘子的顏色而得名，但是这兒的气候却不允許橘子的皮長成那种鮮艳的顏色。这兒的橘子虽然皮是青的，汁水却很多。女販子把果子沿着刀口轉动，把果皮划开，剝掉了半边，像中国人所做的那样。

在麦草編的盤子上面，摆着紅皮淡黃肉的柯拉樹子。这是全非洲人都喜欢用的兴奋剂。它虽然不能够代替肉食，但是在用力以前咀嚼几塊，倒也可以使心跳得快一些，給人一霎那的舒适。

木板建成的小鋪子用誇大的招牌掩盖它的穷困，招牌是一塊木板，用画笔歪歪扭扭写着字，挂在作为門口的洞口上面。

有的小鋪子門口写着这样命令或請求語气的句子：“請不要客气”，或者是：“如果你覺得冷，喝一小杯咖啡可以暖和身体！”。在这么热的地方，写这样的話，实在叫人莫明其妙。

虽然这兒一塊招牌，那兒一塊招牌，告訴人家說非洲大陸上最出色的理髮师就在科托努營業，但是城里的妇女却都在人行道上坐着互相梳头。这是一門十分漫長而細致的工作。每一股頭髮都得卷得像一根小香腸似的用綫扎紧，翘在头上。等到梳好了头，滿头就有二十来股这样卷着的頭髮，一股股笔直地豎在头上，人一走动它就会顫动。

那末全城的商販畢竟有多少人呢？說不定有一兩千人吧？可是他們周圍的人都沒有錢，买不起东西，晚上都在自己的矮屋子里吃“卡薩”——一种包在椰子树叶里的玉米面。一公斤肉要卖一百二十五个非洲法郎^①，而一个人每年的收入还不到一万法郎。

可是，这兒的人却不是一味愁眉苦臉，忍气吞声地过这种苦日子的。只要远远地傳来了节日的鼓声，妇女們就跟着节奏动起来。一开头的时候，动作非常輕微，几乎觉察不出来。等到临时的乐队越走越近，动作也越来越明确，逐渐变成了舞蹈的步法。

兩三千人受了节奏的感染，大家馬上把拿着的东西放下，女人都放下了头上頂得穩穩的盛水瓷盆或者是盛水的葫蘆，扭着腰把双臂揮舞起来。

在这样的場合，誰都不能無动于衷的。老媽媽也跑到街心去加入小姑娘的队伍。

鼓手們穿着五色繽紛的衫子，串遍了集上的大街小巷。

① 一个非洲法郎約合兩個法国法郎。——譯者

他們既不要錢，也沒有任何旁的貪圖，只是为了自己的樂趣和別人的快活而按奏节拍罢了。

他們从自己的村子上路，去为鄰近的村落效劳，所以家家户户都是欢迎他們的。

* * *

科托努是一个沒有碼头的港口，所以船舶都不攏岸，只在深水海面停泊。港口的淺沙和礁石日日夜夜受着浪濤的冲激，發出轟隆轟隆的巨响，任何船只都無法在那里靠岸。只有一条跳板架在木柱子上，一直架到淺沙和礁石外边。在海船开到的时候，許多燒木柴的小駁船就拖着大肚子的木船，吃力地穿过波浪，在貨輪和跳板之間日夜不断地裝卸貨物。

* * *

科托努只有一家旅館，旅客們可以在心滿意足的异国气氛中享用过于丰盛的肴饌。吃飯的人和街上只隔一道竹籬笆。到了晚上，黑孩子都蹲在籬笆外边張望里边的人大吃大喝。他們等待役長一走开就隔着籬笆輕輕地說：“先生，扔一塊面包給我吧！”

如果有人跑出去找他們，他們馬上就在黑夜里走得無影無踪。有一天晚上，我居然抓住了一个六岁光景的孩子。大概是他年紀小，比別人跑得慢了一些，手里的面包却已經吞掉了一半。他在我的盤問下答道：“嘿！我飯是已經吃过啦，不过肚子还餓得很。”

旅館里的侍者也不大有办法来周济那些孩子。

侍者們自己在扑鼻的厨香里工作，但是旅館并不管飯，他們每月的工資只有三千法郎。

去年，他們还掙四千零五十法郎，可是，后来物价漲了，旅館老板覺得非“牺牲”一下不可，他就把工資削減了一千法郎。

然而，侍役們还是呆下来了，因为謀事很不容易。他們都已經是三四十岁的人，都已經成了家。老婆孩子七八口人都在家里指靠着他們过日子。

新到的白种人在街上是很快就会被人發現的。只要一走出旅館門，他背后就会跟上一伙年輕人向他謀差事。他每天得回答十次二十次：“不，我不用西崽，不用售貨員，也不用賬房。”

可是，总还留下一兩個人不肯死心。

这些人并不是失業者，至少在官方的統計看来，他們不算失業者，因为只有已經就过業的人失了業才能有失業者的称号。所以在一个被承認的失業者以外，倒有十个从来没有正式就过業的人。只要天朦朧亮，找職業的奔波就开始了。

一个西崽的确是了不起的。如果有一个欧洲人雇了一个西崽，第二天就会在厨房里發現三个人，但是只有头一个人拿一点点工錢，其余兩個只算是他的助手。他們稍为混一点吃的，再由厨师給他們几个法郎。如果有人問他們这算干什么，他們就說：“在学当西崽”。

* * *

从科托努到洛美去是順着海边走的，中間沒有站。一路上走过許多漁村，有的就在海灘上，有的挤在海灘附近的小島上。村婦們在椰子树蔭下把椰子壳切开，然后把白肉放在太陽底下晒干。漁夫們駕着独木船等待适当的时机，冲进淺灘的險浪。这滚滚的凶濤駭浪，噴沫濺雪地冲散开来，日日夜夜單調地轟隆轟隆响着。

海灘上漁人的家屬一看見那脆弱的舟楫冲到沙灘，馬上拥向前去把小船从波浪里拖出来。接着就把魚搬上岸来，很快的加以揀选，然后由妇女們拿到柴火上去熏干。那兒沒有冷藏，也沒有冰，捉到的魚一过兩個鐘点就要發臭。到了中午，粥里面都

有了魚，大家都圍着一個大葫蘆輪流盛起來吃。

洛美是多哥的首府，這時候正在變成一個“自治共和國”，可是巴黎的非洲事務“專家”們卻還在等着揚眉吐氣的日子。在當地人看起來，他們這種希望卻顯得非常渺茫。

最好听听人家講的多哥方面投票的情形。法國選舉的弊病我們是很有理由來加以指責的，然而在多哥選舉時作弊的情況卻超出了一切限度，不說是可以容忍的限度，至少可以說是有一切有例可援的限度。

按說，誰都可以投票，至少是登記過的選民都可以投票，可是問題就在這兒，怎麼才能夠登記呢？

首先，要有官方的證件，證明年齡和籍貫，可是這兒的戶口登記還剛剛創立，所以這已經不太容易；其次是不能夠加入任何反對黨。因此在理論上，洛美的選舉是最不容易作弊的。在四萬居民當中只有七千五百名特殊的選民有權到票站去投票。

上一次選舉過後，調解法庭雪片似的接到了成千封抗議信。一個選民接連到兩三處選舉站去投票，這種情況發現了不少。按說這已經相當嚴重，可是再調查下去，事情還不止於此，因為後來發現這個人在開票前一年已經不在人世。

可以說，多哥有三個反對黨代表着輿論的大多數，一個是“多哥團結委員會”，一個是“青年黨”，一個是“多哥人民運動”。

另一方面是政府黨。因為非洲有許多事情是顛倒的，所以這個黨居然叫做“進步黨”，而黨員則叫做“進步人士”。不管怎樣，反正殖民當局玩的把戲，總有辦法不在選舉中吃虧。1955年6月，阿內閣舉行選舉，一共投了二萬五千四百六十四張票，而多哥“進步黨”就得了……二萬五千四百六十四票。

多哥人民之所以大多數都加入反對黨，那是因為那兒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發言權，國家的命運是由別人決定的。

我們在談話中間，不知有多少次听到了这样一句話：“別人強迫我們接受这个規定，可是並沒有問問我們的意見呀。”多哥人民党的奥林比奧博士对我講了这句话，又补充說：“現在的情况决不能長此維持下去。我是愛好法国的，但是法国也得要趁時間还来得及，对我们有所了解。如果从現在一直到規定在3月里举行的下一次选举，还是看不見任何改革，那么自己願意去投票的人就寥寥可數了。”

* * *

多哥的悲劇几乎就是非洲全部地区的悲劇^①。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的殖民主义者在瓜分黑非洲的时候，並沒有怎样把居民放在心上。他們只在地圖上划一条墨綫，旦夕之間就算分好了兩塊地方。許多地方，同一种族，同一部落，講着同一方言的人，突然一半归了法屬多哥而另一半則归了英屬多哥，不然就是一半归了黄金海岸，一半归了达荷美。

这样割裂开来的村庄当然不願意、也不可能尊重这些人为的界綫。

① 多哥夾在达荷美和黄金海岸当中，面积有55,000平方公里。这块地方先后为德国、英国和法国所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委任法国統治，一部分委任英国統治。1946年，联合国延長托管，并且委托法国在多哥实行地方自治。1956年10月28日，法国政府搞了一次公民投票，在理論上是叫当地人民選擇繼續托管，或者成立“自治共和国”。联合国的任何观察員都沒有能够監視这一次投票，而投票的結果則是多数主張自治。所謂自治，不过是由法国政府来掌握对外关系、財政訴訟、司法、警察、無線电信和海关等等。这就說明了为什么法国政府会自己来要求結束托管而成立“自治共和国”。因为托管是暫时的，变了“自治共和国”反而可以讓殖民制度和这个制度所附帶的种种利益都有了正式根据。这里面的破綻未免太露眼一些。虽然加斯东·德費尔(法国社会党議員，摩勒內閣时負責办理多哥自治問題。——譯者)尽力标榜，联合国却没有答应馬上就結束托管，并且还准备派一个观察团前去就地草拟报告，提請下届联合国大会审查。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多哥玩的把戏是相当巧妙的。黄金海岸在3月里取得了独立地位，成立了加納国。英国方面几个月来曾就这件事大做宣傳。其实，黄金海岸的血已經被英国各家公司吸干，而剩下的富源至今依然掌握在这些公司的手里，而且今后看来还要讓新到的美国人分一杯羹。在庆祝独立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到了阿克拉。其实尼克松的动机并不全是为了去向加納的新元首道賀。所以“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就尼克松之行写道：“尼克松先生將体现出美国对非洲大陆日益关心而英法的势力在那里趋于退化。”

美国副总统在非洲各地游行了三万公里。他从新成立的加納国去到利比里亞，然后再到烏干达、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

他就这一次旅行所做出的結論已經使得华盛顿的特种机关动手向非洲去加紧推行政治滲入的計劃。

至于經濟滲入，那已經是既成的事实了。

尼克松一方面煊染那些地方的經濟落后，主張貸給款項，另一方面还要布置一种从調查到宣傳一切应有尽有的所謂情报網。

这个計劃的規模很大，一旦付諸实施就將由一批更加宜于搞这种新勾当的人来接替一部分美国派在非洲的外交人員。

尼克松回国后兩個星期，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在索馬里蘭，象牙海岸、烏干达和喀麦隆開設四处新的領事館。

下一次攻势將以工会为对象，而爱温·布朗也奉了命令去慫恿这些工会加入号称“自由”的国际工会組織。可是，尼克松和爱温·布朗也有不利的地方，因为美国的黑人只要胆敢在十五公尺以內看一个白种女人，他就会被入用私刑处死。

阿克拉的議会在名义上已不直屬英国总督管轄，这是很大